

歷史空間

# 消失的「皇親巷」

雪櫻

「皇親巷裡，沒有『皇親』居住，卻走出個大名人，你知道是誰嗎？」我一陣沉默。「是藝術家韓美林。」朋友說道。我知道，韓美林是從濟南走出去的，但他與皇親巷的故事，我鮮有耳聞，不禁備感慚愧。

從小我便對地名有興趣，追着父親刨根問底，彷彿要把他的知識布囊翻個底朝天才罷休。地名，像極了書法家遺落的墨點，那麼的渺小，但是，深挖進去，又是一座探索不盡的迷宮，讓人徒生敬畏。提及皇親巷，不得不先說布政司大街，俗稱「大布政司街」，即今天的濟南省府前街。1891年，山東巡撫張曜咨調劉鸞到山東來，任黃河下游提督。他接來家眷，就住在布政司大街。那時，稱為「小布政司街」，民國年間，又叫「布政司小街」。《老殘遊記》中記載：「到了小布政司街，覓了一家客店，名叫高陸店，將行李卸下……」清末時期，小布政司街非常繁華，舊書肆、舊書局、裱畫舖、古玩字畫、客棧飯館等，店舖林立，人流熙攘，而店舖大都青瓦粉黛，房簷下懸著一塊黑底金字的匾額，建國後這裡才逐漸變為居民住宅。

舊時，布政司街上有兩條巷子，南北走向的是尚書府街，東西走向的被叫做皇親巷。皇親巷是怎麼得名的呢？轉轉查閱資料，我找到了答案。康熙年間，兵部侍郎孫光祀府邸的後門在這條街上。巷口的正門，上面書有「司馬府」三個字，門前有豎旗杆的石座，兩旁有上馬石，看上去非常氣派。這裡還有個傳說：康熙6歲當了皇帝後，經常和妹妹在一起玩，到了結婚的年齡，他非要娶妹妹，太后用祖訓教育他，並隔斷他倆。此時，孫光祀在北京任兵部侍郎，他的女兒進京參加皇宮選妃，誰知中途不幸落水身亡。皇帝的近身太監，為孫光祀出了個主意：封鎖女兒已亡的消息，讓公主秘密出宮，認孫侍郎為義父，住到他濟南的家中，再由山東巡撫的名義把公主當成孫侍郎的女兒送到宮裡，這樣孫侍郎就成為了皇親。山寨版的「皇親」，今日溫故，令人莞爾，而這條巷子，卻成就了大師韓美林。

宜興小巷是吳冠中的，他曾重返家鄉，「從巷口到巷裡進進出出往返組織畫面，用自己的眼吻故鄉的牆，自己的腳印留在小石子上」；巴黎小巷是尤脫利羅的，他終生畫巴黎的街巷，有人問他離開巴黎會帶什麼，他說帶一點巴黎古老牆壁上的灰末；而皇親巷，則是韓美林的，巷子裡的石頭路，就是他畫畫的好去處。

79年前的那個冬天，他出生在狹窄的皇親巷。兩歲時，父親病逝，母親與奶奶都是寡婦，孤兒寡母，相互依賴。家境貧困，他就讀於巷子對過的小學，救濟會所創辦的「正宗貧民小學」，即當年的山陝會館。「窮且益堅」、志向高遠，或許，這些詞語不足以形容他，他邂逅藝術，完全是偶然因緣，也可以說是上帝的神奇點化。

皇親巷裡，有一座土地廟，放學後，他和同學就去土地廟玩兒，受好奇心驅使，他從洞裡掏出一本書來。一本《四書分類》，一本《四體千字文》，一本《說文古籀》，書中的「圖畫」，他看得入了迷。興趣是最好的老師，篆書就像一粒綠色的種子，輕輕播在他的心底，從那以後，他再也沒有放下。用刀在石頭上、木頭上刻，搞得滿手都是血口子，也不在乎。韓美林也幸運的，雖是貧民小學，學校裡有三位音樂老師

師和美術老師，唱歌，畫畫，演戲，他一樣也不差。1905年，這裡上演過一場無聲電影，曾轟動一時，「往觀者人山人海，率皆喝彩」，《大公報》以「人皆稱奇」為題發了報道。他的古文底子，與小學的老師密不可分。據韓美林回憶，他的老師秦鴻雲就是中國第一部無聲電影的開拓者，也是著名藝術家趙丹的老師，曾指導他演過話劇《愛的教育》。良好的啟蒙與熏陶，為他以後的藝術生涯奠定了一定的基礎。

也是因為家貧，過年時家家都要蒸年糕，他家吃不起小麥麵粉，就用小米水發後碾成粉，與小麥蒸成饅頭。家中沒有碾子，他便去巷口的同濟堂藥店碾米，後院裡晾曬的藥材，吸引了他，有帶字的「龍骨」，骨頭上的畫，奇妙又細膩，深深印在他的腦海裡。一個「龍骨」，一個「龍骨」，成為他結緣「天書」的兩條紅線，也是奮鬥一生的藝術追求。「文革」後，皇親巷、尚書府街合併稱為玉環泉街，如今，這裡已經成為時尚的購物中心，昨日的景象已經不再。

多少次，走過省府前街，我都是匆匆，又匆匆；冬日，暖煦的陽光，照得有些晃眼，車水馬龍中，很難有一片心境，讓你停下來，慢下來，回望過往。皇親巷，已成為遙遠的回憶，對現代人來說，腳下踩著的歷史，或長或短，或明或暗，最終，變為史料中枯燥的鉛字，很多時候，都沒有耐心讀完，不如那些花哨而時髦的訊息有吸引力。其實，不只是皇親巷，內地很多城市的地名，都面臨同樣的困境，還有「任性」改名的尷尬。

消失的地名，究竟弄丟了什麼？我百思不得其解，直到前不久寬厚所街被改為「寬厚里」商業街，引發市民的高度熱議。微信公眾號的一篇文章，使我一陣不安，「寬厚里，這個名字真的很好，但今人對歷史不那麼寬厚，對城市也充滿了刻薄，我們往往注重了面子，而忽視了裡子。」改掉名字的街巷，「日新月異」的街巷，拿什麼安放我們的鄉愁？更有甚者，有些地方，以保護歷史的名義大肆拆建，然後藉著名人效應開發旅遊，導致老街巷的「毀容」，這是保護性改造與建設性改造的完全混淆。

其實，地名一直在睜着眼睛，只是我們的心蒙上污垢了；其實，地名從來都是歷史的記憶容器，只是我們選擇性地遺忘了。

地名，是歷史的活化石，是精神的坐標，也是歷史文化的一部分。不禁想起王鼎鈞先生的一段回憶。抗日年代，他在外讀流亡中學，最後一堂地理課上，姚蜀江老師給他們提了一個問題：「你們已經讀完本國地理，你們對整個中國已經有清楚的認識。你們最喜歡哪座山哪條河？你們最喜歡哪一省哪一縣？抗戰勝利以後，你們希望在什麼地方居住？」他舉手回答，說願意住在自己的故鄉，山東省臨沂縣蘭陵鎮。難道，只有離開後才想起曾經的巷口？難道，只有失去後才懂得擁有的富足？詩人于堅有言：「一個煥然一新的故鄉，令我的寫作就像一種謊言。」我多麼想保留那份誠實，可是，誰能保證故鄉不被整容呢？就像皇親巷，他的昨天，你可能不了解，但是，你有責任去維護他的原貌，至少不篡改；至少，那個窮孩子的「天書」夢，不要輕易地褻瀆，它是一座城市的驕傲。



皇親巷裡走出過藝術家韓美林。網絡圖片

字裡行間

黃仲鳴

# 大變局下報人的走向

筆花墨香報人魂，百年望平幻風雲。辛勤檢得蟲魚字，舊夢前塵待重溫。

看官，這首七絕所說的「望平」，指的是上海極負盛名的望平街。這條街長不過二百米，寬約十米，為何會「幻風雲」呢？無他，皆因它是一條報館街。

一八七二年，《申報》先設館；二十年後，《新聞報》也開業。其後，《神州日報》、《時事新報》、《天鐸報》、《民立報》、《大共和日報》、《民權報》、《民國日報》、《晶報》、《立報》等數十家報館相繼在此安營結寨或設批銷處。曹聚仁寓居香港後，對這條「巷」魂牽夢縈：「望平街這條短短的街道，整天都活躍著，四更向盡，東方未明，街頭人影幢幢，都是販報的人，男女老幼，不下數千人。一到《申》、《新》兩報出版，那簡直是一股洪流，掠過了望平街，向幾條馬路流去，此情此景，都在眼前。」想當年報業興盛時期，望平街是中國報人心目中的羅馬。

上面那首詩作者不知何許人，見諸一部極好看，和極具水準的學術著作：《向左走，向右走：一九四九年前後民間報人的出路抉擇》（福州：福建教育出版社，二〇一〇年二月），作者陳建雲，在此之前，已著有《大變局中的民間報人與報刊》，擲地有聲，這書是姐妹篇。可惜，書中只寫了陳銘德鄧季惺夫婦、曹聚仁、成舍我。或者，作者以此作為「向左」（陳鄧夫婦）、「向右」（成舍我），和「向中」（「中間派也，曹聚仁」）的代表，闡述大變局下報人的走向，但始終有「唔夠喉」的感覺。

作者解析，《新民報》的陳鄧夫婦，曾受國民黨的打壓甚至封館，「帶著對新時代的憧憬」選擇了共產黨；《世界日報》老闆、國民黨立法委員成舍我，在上海得知共產黨接收了他在北平的報館，「非常倔強」的選擇了國民黨；至於曹聚仁，作者指他「在上海『旁觀』革命一年後，南下香港，擔當起海峽兩岸的『秘密信使』」。曹聚仁其人是否如作者所云，那還要深入研究。成舍我未赴台前，曾在香港逗留一個時期，作者說：「由於國民黨統治在大陸完全失敗，王雲五、成舍我、阮毅成、程滄波等一批文化人相繼『流亡』到香港。他們既堅持反共立場，又對台灣當局持觀望態度，以『自由人』自命。」

既是文化人，又是自由人，於是搞了一份《自由人》的三日刊，成舍我被推為第一任社長兼總編輯。《自由人》出一九五九年九月結束；成舍我已於一九五二年底放下社務編務，赴台定居。至於陳銘德、鄧季惺命運如何，一九五五年被打成右派，一九六一年被安排到全國政協文化俱樂部工作，陳銘德做書畫組顧問，鄧季惺做小餐廳顧問，「夫婦的新聞夢徹底破滅」，不似成舍我、曹聚仁為新聞事業做到老死。作者云：「所有的選擇都合邏輯，所有的結局都有宿因。」信焉。

書前有作者的序言〈遙望望平街當年〉，文辭俱茂，資料亦詳盡。文首那首詩料是作者所撰。



這是一部極好看，和極具水準的學術著作。作者提供

詩詞偶拾

曾子游

## 登樓外樓

皎色玲瓏月印天，柳堤綠透水浮煙。春荷雨後羞遮半，蟲醒鳴蛙臥睡蓮。倒影亭竹似探藕，風迷池草鯉嬉閒。碎花濕徑暗香動，蜂蹈葦薇引客前。

## 村寨夜話

芭鄰星雨叩窗檯，房榻油燈案墨明。屋角無光村巷暗，幾聲門犬吠夜黃。流雲走月蛙鳴噪，蝙蝠沉魚瓦漏輕。溪水湍湍聞踏步，淑芳赴會過橋行。

## 維港偶拾

岸闊潮氣扁舟行，帆入平沙洞蟹眠。擊水箭鷗覓潛物，獵殺淵後雪鱗驚。殘陽斜影潑金色，風趣橫樓側海清。香島花明低處看，港灣紅紫應春興。

來鴻

吳翼民

# 芳馨繚繞念劬塔

無錫梅園有座念劬塔，是整個園子的標誌性建築。它坐落在一個山坡上，玲瓏而不失壯觀，由千株萬株梅樹簇擁著。一到春天，梅花層層疊疊怒放，這座塔便浮現在香雪海洋之中。遠遠眺望，塔是梅的精魂；登塔俯視，梅是塔的映襯。其實近觀或登臨這座塔感覺很是尋常樸素，不若梵宇琳宮之寶塔那麼精緻，只因掩映在梅花叢中，就顯出了它的突兀和秀挺。

我很喜歡這座樸素卻玲瓏的念劬塔，曾經在梅花盛開之時，月白風清之夜細細欣賞過它，月光剪貼在它的飛簷挑角旁邊，月光勾勒出它美麗的輪廓，梅的海洋托舉著它的身影，梅香一陣陣沁人心脾，好一幅「暗香浮動月黃昏」的雅景啊！我去過江南許多賞梅佳地，也流連忘返過，但那回讓我真正領略了梅園的魅力，試想，如若沒有念劬塔的領銜點綴，梅花再多再香，也很難出彩的。然而，我之所以格外欣賞這座念劬塔，緣由乃是這座塔除了風姿綽約，還給我帶來濃濃的人情、醇醇的孝心，看到這座寶塔，我就心字浩茫，思緒萬千，甚而感動得熱淚盈眶。

眾所周知，梅園是一百年前由無錫工商鉅子榮德生本著「為天下布芳馨」的宗旨闢荒山野地而建。園主人「為天下布芳馨」是其一，另一個目的是通過這座園子倡導人間美德，別具匠心建造了誦幽堂和念劬塔等建築。這兩處建築皆是園子的核心，都引用了《詩經》的意韻，前者意為誦幽《幽風》，誦幽的含義就是詠歎農事的繁複和艱辛、百姓的痛苦和抱怨，寄托了梅園主人榮氏毋忘父老千辛萬苦的高尚情懷；後者則引自《小雅·蓼莪》：「……哀哀父母，生我劬勞」，感念父母的養育之恩，通過自己毋忘對父母劬勞的感恩，倡導天下兒女都不要忘懷父母的恩德。所以這兩處建築，尤其是念劬塔這一建築，意義就非同尋常啦。

我每次瞻望或登臨念劬塔，思緒就會隨著園主人的一片孝心悠悠飛揚，百年前，梅園建造伊始，園主人就為這座園子定下了不朽的基調——弘揚像梅香一樣的人世間美德。是的，榮德生特築一塔名「念劬」是為了紀念他辛勞了一輩子的父母，這樣的情緒是古今來為人兒女者最淳樸最真切的感情。蘇州有座巍峨的北寺塔，就是三國時期孫權為感念母恩所建，此塔因而名謂「報恩寺塔」，將近八十米高的巨塔在那個時代工程是多麼浩繁啊，儘管耗費的都是民脂民膏，但為人子者報恩母親的拳拳之心還是值得頌揚的。

「哀哀父母，生我劬勞」，《詩經》裡閃耀着千秋人性光輝的道理我們今天是否已經淡忘

了呢？是不是時代的發展、科技的飛躍、生活的豐饒反而讓我們把最原始最樸樸的孝心勾兌稀釋了呢？以至於法律要把最起碼的「常回家看看」寫進條文；以至於媒體透露有的敬老院、康復院硬性規定子女必須按月繳費，不得一年一次性繳清了事，迫使子女每月必須來院探視父母。前些年我岳父往敬老院時，見到相當多的老人盼望兒女探視望眼欲穿。

現在的老人物質生活無憂，最需要的是子女的「精神瞻養」，我們做到了嗎？

我每次導着親戚朋友遊梅園，都會導着他們觀瞻那座念劬塔，向他們解釋「念劬」的含義，與親朋好友一起「三省吾身」，尤其要向小輩後生播揚傳統的孝道。真的，我們自己有時不知不覺中就會疏忽了這最原始的真理，比方說，當父母年邁到了老態龍鍾的地步、不能下床、需要餵湯餵飯、端屎端尿的時候，我們是不是嫌煩嫌難了呢？這時候，我們極應該細想想，當我們年幼時，父母無怨無悔為我們餵湯餵飯，我們難道不應該回報嗎？我妻子常常回憶童年時父母因演藝之需，常年巡演漂泊在外，要見一次父母何等奢侈、何等幸福；眼下，父親故去，母親衰老至極，有時竟會有「包袱」之感，想到此，不禁會羞愧出一身冷汗啊。所以他們兄弟姊妹仁相約都爭着要好伺候年邁的母親，有母親在身旁，是一大福氣。今年罕見的酷暑，妻妹將母親接去上海度夏，讓她老人家睡空調房間，因電壓問題，家中不能同時開兩台空調，妻妹夫婦幾乎是抱着電扇睡覺。我聽後感動不已，聯想到陳毅回家探親，為母親洗內褲，陳母大驚，說兒是外交部長，怎麼可以做這活兒？陳毅真誠回答：

「我是您的兒子，兒子難道不能為母親洗衣裳？」可憐天下父母心，也可憐天下兒女情……

芳馨繚繞的念劬塔，我心中永遠的做人標。每次瞻望或登臨念劬塔，思緒就會隨着園主人的一片孝心悠悠飛揚。網絡圖片

豆棚閒話

馮磊

# 聊聊盜版

陳西澄去倫敦拜訪蕭伯納，自以為是地告訴對方，他的著作已經有好幾種在內地譯成中文了。讓陳感到意外的是，蕭翁對此反應冷淡：「不要說了吧，那於我有什麼好處呢？反正我一個錢也拿不着。」

蕭伯納在中國的遭遇具有非常大的普遍性。1990年，馬爾克斯訪問中國。當時，內地書店裡擺滿了盜印的《百年孤獨》。據說，馬爾克斯對前來看望他的文化界人士說：「各位都是盜版販子啊！」這讓當時在場的錢鍾書等人頗為難堪。

對外國人如此，對自己的同胞大家似乎也沒有客氣過。古龍是與金庸比肩的武俠小說大家，他的作品影響遍及整個華人間。據古龍的長子鄭小龍說，他的父親生前未獲得一分錢的內地版稅。但是在內地，當年幾乎每個讀過小學的人都知道陸小鳳和李尋歡。拿了別人的東西不給錢，那是徹頭徹尾的強盜行徑。至於一邊偷別人的東西，一邊沾沾自喜，則是無可救藥

的強盜。盜竊財物是如此，盜用別人的著作權也是如此。

內地的很多書商，不僅斯文掃地，也可以說臭名昭彰。在他們眼裡，名人是一塊肥肉，哭著喊着也要咬一口；至於普通作者，在他們眼裡就是骨頭，隨隨便便吮吸一下就丟棄在路邊了。為了多吃一口，他們在正常的「名人消費」之外，還要耍弄一下小聰明：把槍手寫的武俠加色情小說冠之以「金庸名著」或者「古龍名著」，還有狡猾的書商，早年乾脆把暢銷書拆開印了賣，每一百或者八十頁一個分冊。當年，《射鵰英雄傳》曾經被分拆為三十多個小冊子。

盜版之外，還有偽書。顧名思義，偽書就是假造的、不存在的書。書商們為了賺錢，聘請槍手撰寫勵志類的書。這類「雞湯」或職場「寶典」經包裝後，往往署以國外知名學者、專家的大名進行爆炒。而讓人感到洩氣的是，讀者們買書的時候只看包裝、不看內容，用買口香糖的方式買書來讀。據說，有一段

時間，偽書和槍手們跟風的作品可以達到暢銷書總量的三分之一以上。某出版社推出的《沒有任何借口》一書，經鑒定就是偽書，但該書銷售量達到二百五十萬冊！

盜版書就像假酒。因為成本低廉，所以利潤就高。飲假酒中毒，容易致人於死地；盜版書氾濫，則致原創作者於死地。盜版行為大行其道，長遠地看，足以讓一個民族失去創新的後勁。三十年前，村人茶餘飯後，散步的時候隨便到誰家菜園子裡拔棵蔥吃，並不被人認為是「偷」。造成這種觀念滋長的土壤是，當年大家都窮，都厚道，畢竟，一棵蔥實在算不了什麼。而今，我們有些人富了，或者說至少溫飽多年，也不應該像魯迅筆下的阿Q那樣，從城裡回來後造反成功，就將做人的道理放在一邊，忙著盤算戲弄小尼姑還是女僕去了。這樣的人，用一言以蔽之，叫做「窮時沒骨頭，富了沒人性」，才是真的不可救藥。